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瑯邪王世貞撰

勸勵第二十五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陷被虜至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爲祭酒大業末洛京飢饉因出樵採爲李密所得密卽其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密曰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

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謝曰敬聞命矣密敗歸王充充亦曾受業見之大悅給其廩食文遠每見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大人有殺故人之意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爲太宗所重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爲佐命元勳身極崇盛嘗謂所親吾所居宅微爲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守乎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體勢余以爲任官亦無體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

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赴乃降敕曰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令遂所請用勸淳待卿情禮云畢更俟後命乃編入史

趙武蓋少孤生于河右遂押戈獵獲鮮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學武蓋不從母歔歔謂曰汝不習典墳而肆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焉數年博通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于

代

于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宗朝左授岳州司馬而終張說爲岳州著五君詠述彥昭曰耿公山嶽靈思遠神亦妙鷲鳥峻標立衆玉振清調叶贊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紅繳相流下潯陽灑淚一投吊爲時賢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于蜀城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喚奪思彥

推案數日令厨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飢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躡躑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敕付史官時議奏之

張泐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泐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者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泐主司戶忝參其議乃舉罰刺史已下俸行卿飲之禮競者慙謝而退風俗爲之改焉

開元初工部尙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平乎

酷忍第二十六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尙書事太宗謂

之曰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
爾宜深誠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
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誠之曰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必以自
敗深宜誠慎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
出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黃門侍郎褚
遂良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
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
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
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同諱之耳遂賜洎死
遂良忠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爲陷洎之
報焉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
承乾旣廢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
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棊不定前哲所戒儲
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

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卽位房遺愛等謀反敕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無忌旣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皇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奭見內人尚官又不爲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罔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

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以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間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禍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

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將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顧望不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護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翼日又言之遂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加刑翼日高宗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尙欲換舊婦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

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間行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手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院爲迴生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卽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婢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敕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聞敕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託生爲貓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貓兒頻見二人爲崇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禱祟終不滅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已且惡其權深啣之許敬宗希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李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

宗推問敬宗甚急李方自殺又搜奉節得私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少髮呼作趙師陰爲隱語欲謀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頓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惠見百姓其若之何翼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尋使人逼殺之京州刺史趙將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辱吏竟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骼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周興來雋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雋臣案詔獄特造十個大枷一曰定百勝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卽臣五曰失魂鬼六曰實同反

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永破家
遭其枷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絕又曰枷名勘尾榆捧
名見卽臣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畧如此又與
其徒侯思正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
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平人織成反狀每訊囚先布
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何具見者鬼鬼飛越窄不
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數則天不下階序潛移六合
矣天授中春官尙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
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旣以族人爲功苟
引之臣反乃奏請一問卽臣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
傑等之臣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今則居
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
德壽謂仁傑曰尙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德壽今業已
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尙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
曰若之何德壽曰尙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負外
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日行此事以頭觸

柱血流破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旣臣反所司但待
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
敘冤苦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
其綿德壽不足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
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
子弟訴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
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
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
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臣反何
也仁傑等曰向若不臣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
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以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
等五人獲免耳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爲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
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
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飢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
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寺給米使

是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
于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
請以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卽日以
衛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
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正貧寒無賴樂事恒州叅軍高元禮家則天朝
以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臣白司馬不
然卽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
青捧者思正閭巷傭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
不屈思正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
墜脚爲鎗所掛遂被曳耳思正愈怒又拽之曰汝拒
捧使卽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爲國家御史須
識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臣
反奈何佩服朱紋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
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正乃引
忠正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來俊臣黨人與司

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寃於朝堂
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刎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
言唧唧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
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旣
是因風口中唧唧之聲如何分雪處以絞刑則天宥
之流於灤州子景憲訴寃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
其批鄭愔之詞也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
竟告事以求官賞左司負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
請殺狄仁傑裴行本獻可之舅也旣損額以綠帛裹
之幞頭下常令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慎
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牀涕
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
思徵不臣乃考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
退朝遽歸命家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
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柱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

援刀自剗而死是日閭里咸見焉霸纒氣絕思徵亦
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諧侍奉時中橋新成則天
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
卽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旣廢五王慮爲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叅軍鄭
愔告張柬之與王同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
行牘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
相皆佯假寐唯李嶠章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攘袂

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競其事承嘉奏云
柬之等令人密爲此牘雖託廢皇后爲名實有危君
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后
子上表請夷柬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司
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
貞先爲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卽以利貞爲南
海都督令矯詔殺之唯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
死初柬之懼三思纒以引湜爲耳目因使伺其動靜

湜反黨三思以圖東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紀亂常海內忿恚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
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
以告冊祖雍祖雍以聞則天敕宰臣與御史大夫李
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惟三思但僣勉佯不應仲
之等唯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
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于繫所紹
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
之命捧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
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請裂汗衫與東之乃
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焉尋坐
賊污憲司推之獲賊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
之得免放于嶺南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二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三

郎邪王世貞校

諧謔第二十七

太宗嘗宴近臣許令嘲噓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視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歛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晤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

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贖於彥博稱辭曰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熟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卽扳公肋何止傷博博慙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綠帛仁傑着朱間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楊吾左臺御史胡元禮也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剝張九齡生吞郭正一

元崇達爲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達家老

唐七言卷三
婢死驅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
買得新者但經一用充事者卽得亦不須道達買直
云君家自須直典出須說之一州以爲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負
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
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柳杖罰令史曰今日過
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
藝可知精神極鈍何忽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
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迹相非斥總章中興
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
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一
羣僧時人雖賞雄詩然聲稱從此而減侯思正出自
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正謂同
列曰今斷屠宰雞云主豬云誅魚云驢云縷云俱云不得

喫云空喫云

詰米云

麵云

如云

何得饑侍御崔獻可笑

之思正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正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以具雞豬之事對則天亦大笑乃釋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士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

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鑪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旣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驛吏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

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
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負外俄除膳部負外旣
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
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墻東膳部
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卽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旣
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需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
庭鏗嘲之曰一雙鬚子着緋袍一個鬚多一鼻高相
對廳前捺旦去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後
睿宗御承天門百寮備百列鏗忽風眩而倒鏗旣肥
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欒迴倒地
還如着脚槌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
人無不諷詠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
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

多辨否懷貞對曰倍辨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
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姚崇爲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
俱高不依其請令史待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
令史遣去又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提
當諸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第二十八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二年

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
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
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
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時太
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于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
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持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
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
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

記並勒于碑麟德中終于坊郡玉華寺玄奘撰西域
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袁天綱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途經利
州時武士護爲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
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曰可
至刺史終亦迤邐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亦不
利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綱大驚曰此郎君
神彩奧徹不易可知試令行天綱曰龍睛鳳頸貴之
極也轉側視之若是汝當爲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
天綱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咸
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踴出
高二百尺有池周廻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
異則天以爲休禎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曰
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出地氣
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

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鄒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曆經後又移就麗正殿學士叅校曆術一行乃撰開元大演曆一卷議十卷曆立成十三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三卷凡五部五十一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

上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究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寸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正南北之極其朗究

太原等州並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曆人陳玄景亦善算術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知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耶其後叅校一行曆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貴賤升降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叅之僕嘗聞有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上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士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沒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濶而上斂其中頂謂

之中中樵樵欲俯欽而傍殺墓中抹粉爲飾以代黝
堊不置瓴甌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
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
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
之狀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寘之墓內
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
槨王孫僕墓奢儉旣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
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
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
堅四門入牖占曰此天所以助有德也置其墓中其
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同皎以外戚
之貴墳墓踰制祔服明器羅列十里墳上未乾家毀
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禫第二十九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
秩周文明發禮備心誠神祇降福東隣殺牛亳社用

人肆忍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滯而無法漢
增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看隋制無
文咸秩事舉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
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
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
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則厚
矣而澤未徬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
以供其求符瑞雖臻尉羅猶密積歲豐倉廩尚虛此
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
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
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
其疾苦雖已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
陛下東封萬國合葬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
洎于海岱翟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
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

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賞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合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含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

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記壇碑云高宗六之于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爲數耳漢武帝封太山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宇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永德其

歷代玉檢文皆祕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示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聖交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祀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詔張說徐堅賀知章韋縉康子元等撰東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徃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

而議者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大妃爲終獻官闡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常庶人爲亞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政斯禮非惟乾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爲萬代法也事遂施行寶應初杜鴻漸爲禮儀使與禮官薛頎歸崇敬等建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爲太祖景皇帝受封爲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獨孤及議亦以爲若配天之位旣易則天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宗從之至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執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

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爲災

詔旨令百司議乃止先是諫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
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發十誥十難以明之疏
奏不納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三終



總論

史冊之興其來尚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
之書晉之董狐楚之猗相皆簡牘椎輪也仲尼因魯
史成文著爲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
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邪
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全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
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憑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

皆以日繫月編年敘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綜覈疎畧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奸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遷辭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昇堂而入室矣范曄絀公才而採私論捨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不迫文容身遠害旣乖直筆空紊舊章自茲以降漸已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述作爲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旣絕異端斯起莊列以仁義爲芻狗申韓以禮樂爲癰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尙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書賤狙詐也刊浮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畧抑末也理國者以人爲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唐世說新語總論



